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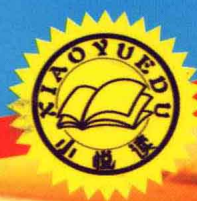
中国新锐作家文学经典

潮汐

一路上，高楼林立，行人拥挤，

... ..

因为大家都说深圳是藏龙卧虎之地，
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李心 著



潮 汐

李心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汐 / 李心著.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12

（小悦读）

ISBN 978-7-5601-8764-8

I. ①潮…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110号

书 名：潮汐

作 者：李心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朱进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70千字

ISBN 978-7-5601-8764-8

封面设计：林雪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3年1月 第1版

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M. L. L.

第一部 潮起

第一章·····	2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1
第五章·····	58
第六章·····	62
第七章·····	79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10

第二部 潮涌

第一章·····	114
第二章·····	132



第三章·····	137
第四章·····	144
第五章·····	155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73
第八章·····	188

第三部 潮落

第一章·····	194
第二章·····	202
第三章·····	207
第四章·····	210
第五章·····	214
第六章·····	219
第七章·····	227

01

第一部

潮 起

• CHAO QI •



第一章

爸、妈：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前往广州的路上了。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爸、妈，躺在医院里的这两个多月，我想了很多很多；既然我已经错过了今年的高考，那么就只能等待来年了；在这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决定到外面去看看。到了那边，我想先找一份事做做，这应该不难；一来可以帮助家里偿还那笔住院费，二来或许我还会有别的人生收获。

.....

楠儿 即日

轻轻地，关上门，为了不惊醒熟睡中的小妹。

母亲去后院菜地了，我知道她很快就会回来。

提起简单的行李，我必须赶在母亲回来之前离开家门。

小镇的清晨，不知何时已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白雾，微风轻轻拂过，使人既清爽又略感寒意。

在小道两旁，晶莹剔透的露水珠肆意洒满杂草与枝头，稍不注意就让人沾湿衣裳。

偶尔，从远处农舍里传来几声狗吠声；除此之外，小镇的早晨，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宁静与祥和。

在小镇的尽头，远远地看到车站外有两个人影在晃动。我知道，那是秀和凤，看样子她们似乎也刚刚到。

我加快了脚步走过去，看来早班车很快就要开了。

“李楠，快上车。”是秀的声音。

我匆匆忙忙地上了车，小镇的早晨，是不会有很多人坐车的，所以车内很宽松。

我在秀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你妈让你出来？”刚坐下，秀问，眼光中透着关切。

“偷偷跑出来的。”我说。

“你真的不打算再返回学校了？”她又问。

“不了。”我摇了摇头。其实，不是我不想回学校，而是我怕看到母亲那劳累而又忧郁的神情。每次看到母亲那种神情，我的心就沉陷到深渊里去了……我必须改变这一切。

“那你的钱是哪里来的？”我的境况，秀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她心里有无数的疑问在等着要问。

“我昨天跟翔子借的。”

秀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他也同意你这么做法？”秀更疑惑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显得比平时更沉默了。”此刻，我又想起了翔子那忧郁的眼神。

“他也挺难的。”沉默了片刻，秀又说，“他父亲死得那么早，又有母亲和妹妹要照顾，叫他又能有有什么办法呢！”

……

秀、翔子和我，都是初中同学。升高中那年，秀没考好，就没再读了。而翔子呢，念到高一，因家中困难得实在再也供不起，只好辍学了。最后，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可以圆大家的大学梦。可现在的我呢，如今也要南下打工去了。我们当初所有的希望都随风而去了……

汽车缓缓地在山路上颠簸着，几颗忐忑不安的心也随着一起一伏……

近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赶到了火车站。

老远看过去，只见火车站门口人山人海，全都是拎着包提着箱子的人。

一见这阵势，我就傻眼了。

过去十八年的生活中，多半时间都是生活在小镇、乡村和学校。尽管后来上高中到了县城，可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平时火车也只有一列在那里短暂地停一下，哪见过这种场面？

已经去过一次广东的秀告诉我，这些都是南下打工的民工，近些年来，火车站几乎天天如此。

“那能买到票吗？”我不免担心地问，内心里开始觉得自己此行有些冒险了。因为这些情况是我事前想都不曾想过的，将来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这些都是我现在无法想象的。



我开始凭借自己有限经验反复思考，去想象着有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各种情况……想着想着，我的心里不禁七上八下的……

“慢慢排队等吧。”秀缓缓地说，声音里既听不出有何不妥，也感觉不到任何感情色彩。

“会不会排到明天啊？”我又问。

“难说。”

听她如此一说，我的心开始收缩……似乎在加速沉陷到那个无底的黑洞之中……

肢体开始麻木，大脑早已一片昏沉。在这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中，神经已失去了一切知觉。

不知是深夜，也不知是黎明，我随着人流总算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一片昏暗，人们也都是昏昏欲睡。

在漫长而又枯燥的旅程里，我的心随着列车发出的“哐当哐当”声，而飞向遥远的天际……

“哐当。”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

迷迷糊糊中，听到广播里在说：“广州火车站到了，请旅客们做好下车准备。”

人们开始骚动起来。

“哇——”

突然，秀在人群中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和凤吓了一跳。

“怎么啦？”我忙问。

“我不去惠州了，我想家，我想回去。”秀哽咽着说。

凤低头，我亦无语。

秀曾经到惠州打过一个多月的工，如今到了广州居然哭着要回去，可想而知，打工生涯并非那么美好。只可惜，我和凤都是第一次出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又怎么能体会出个中滋味呢？

此刻看着秀，我和凤都不知道该劝她点儿什么？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秀没有出站台，就直接坐下一班车回去了。

我和凤拎起行李，随着蜂拥而来的民工们继续往外走。

凤是秀的朋友，我和凤并不太熟悉，可此刻却像亲姐妹般相依为命。

走出站台，站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我和凤都是两眼一抹黑——傻眼了！根本找不着北，更分不清东南西了，大脑里一片空白，鬼知道惠州在何方？

最后，还是凤在社会上多混几年，所以此刻显得比我老练些。

“我听说惠州有家工厂在我们那个县城招工，他们是跟我们坐同一列火车来广州的，”凤突然跟我说道，“如果能找到他们的话，我们俩就可以夹在中间，等到了惠州再说。”

“是吗？”我问。

“是的，不会错。”

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和凤便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到处乱窜。见到说家乡话的人，我们俩就凑过去。我想，小县城就那么小点儿，只要能见到那批招工来的人，其中肯定就有自己熟悉的面孔。

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此刻，我们俩就像浮萍一样，希望可以找到一根可以依靠的稻草。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流花车站，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帮人，他们已经包下了一辆大巴车，车里正好还有空位，便收留了我们俩。

我和凤，就像迷了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一般激动和喜悦！

与这么多老乡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事，大家终归会有个照应的。我想。

很多年后，每每回想起这些，内心都不寒而栗。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些招工来的老乡，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找到他们，后果会是什么样呢？谁都很想说！也有可能被人拐卖到不知名的什么地方去了，还忙着给别人帮忙点钞票呢。可事情永远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从偷偷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到现在，已经是两天一夜过去了，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也第一次感觉到了心里踏实了些。

汽车开动了，我已不再管它驶向何方，我的心显得特别的平静。

汽车终于在一家钟表厂门口停了下来。

大伙儿忙跳下车，伸伸腿，弯弯腰，活动一下酸疼的筋骨。坐了一夜的长途火车，再加上几个小时的汽车颠簸，每个人的疲劳都显露于脸上。

在工厂门口，我看到了一块显眼的招牌，上面写着：广东省惠州市好来钟表厂。

这大概就是目的地了吧？我想。

看着眼前这么一个工厂，难道就是自己将要为之付出青春与汗水



的地方吗？想到这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的酸涩滋味。

“请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往里走，每人填一份简历表。”这时，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大叔走到人群前面，大声吆喝着说。

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是很胆小的，一声吆喝就很快安静下来了，老老实实地排好队，规规矩矩地往前走着。

招工头儿黄小姐是我们那儿的人，看在大家都是老乡的情份上，笑着用家乡话跟大伙儿说：“不着急，慢慢来，不会写字儿的可以请人代填简历表。”

人群里便有了交头接耳声。

经过一阵忙乱，大家终于填好了表，因为宿舍楼紧挨着工厂大楼，所以大家就径直进楼寻找自己的床位了。

这时，已近黄昏时分了。

半小时后，那位保安大叔又在宿舍门口高声喊话了：

“大家都出来集合了。”

于是，在一阵慌乱之后，人群终于又集合到一起了。

“大家都注意啦，因为你们都是新来的，本厂的制度都还不知道，在这里我先简单讲一下宿舍的管理制度：第一，你们都是新来的，统一住一楼；第二，每天晚上十一点关宿舍大门，大家必须在此之前回到宿舍；第三，现在需要在你们里面挑选出两个宿舍长来，我看了你们所有人的简历，最高文化是高中，并且只有两个人，一个高中毕业了，一个还差两个月毕业，宿舍长暂定她们俩了。”保安大叔说到这儿，扬了扬手中的两份简历表，又继续说道：

“一位是廖丽莹，一位是李楠，以后你们俩就是宿舍长了。现在请你们俩留下，其他人可以回宿舍了。”

保安大叔神色还算随和，所以大伙儿的心情也就轻松多了，于是大家又说说笑笑地散去。

从乡下刚出来的孩子，总算可以自己赚钱了，心中有着一份掩饰不住的喜悦，尽管还不知道每个月能挣多少钱，但心里想着总比在家干农活强吧？

“廖丽莹、李楠，你们俩随我到值班室来一趟。”待人群散去后，保安大叔便将我们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新员工宿舍长，主要负责管理宿舍事务。李楠虽然还差两个月高中才毕业，但字写得漂亮，管理宿舍经常需要抄抄

“写写，所以就李楠为正，廖丽莹为副吧。”

就这样，我做了正宿舍长。这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个职务。

这时，我想起了年幼时，父亲要求我练字时说过的话：

“字似门面书似屋！读书不能只是成绩好，字儿也要写得好，因为不了解你的人首先看到的只是你的字，对于你的学识只有在深交后才知道，可很多的时候机会就是第一印象，字儿写得好会加深人的第一印象，无形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现在想来，真是验证了父亲的话，昔日父亲让我练字的所有委屈此刻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父亲的钦佩与感激。

学生气十足的我，初次进入社会，却为自己的倔强吃了不少苦头。

第一天上班，我被安排在包装部。在走进车间时，我有些紧张，因为从小就很少干活的我，不知能否应付这种紧张而又繁忙的劳动。

长长的车间里，中间有两排桌子，桌子四周摆满了凳子，每个凳子之间相距仅一尺左右。而此刻坐在凳子上的每一个员工都正在低着头干活。在进门口的地方，顶头就是一张主管的办公桌，当我们进来的时候，主管正在用她那双大眼睛滴溜溜地到处观望。

保安大叔领着我们几个人走进车间，跟主管简短地交代了几句后，就走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员工谁也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不知道是慑服于主管的威力呢，还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那份好奇心。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流水线风景吧！望着沉闷的车间，我想。

主管把我安排在两个老员工之间坐下，并交代这两个老员工教我怎么操作，这种新老员工之间的技术传授是没有严格要求与标准的，也是无偿的，所以老员工谁也没当一回事；无奈，我只好自己看他们操作了。

等到了下午，主管拿了一堆货摆在我面前，说：

“今天下午，你把这些做完，就可以下班了。”

我没出声，模仿着别人的动作操作起来。

很快，一下午过去了，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我问旁边的何英，我做得对不对？何英没搭理我，我以为她是没听见，就站起身来拍了她一下，并把我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说什么话！想偷懒啊？想偷懒就别到这儿来打工！”突然，主管发话了，在说这话的同时，她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那样子仿佛要吃人似的，让人不寒而栗。

瞬间，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向我看过来。本来对于进入到打工仔行列



的我，心里早就有种憋屈感，此刻见此形势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根本就不去考虑后果会怎么样了。

“谁偷懒了？你看我是在偷懒吗？我看，整个车间就你一个人在偷懒，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只会一双眼睛像贼似的到处盯着别人。”我双目圆睁瞪着主管，大声说，愤怒使我忘记了胆怯。

“我是主管还是你是主管？”对方被激怒了，咆哮着站了起来，直冲到我跟前。

“你像主管吗？”我毫不示弱地逼视着她，吼道。

整个车间里的人，都因我们俩的争吵而停止了手中的工作。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么冲动；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么大声与人叫喊。这是以前从不曾有过的事情。

在这种冲动的情况下，我无法仔细思考，但我也也不想成为被围观的对象。最后，我扔了工具，冲出了车间。

回到宿舍，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心中既愤怒又觉得委屈，似乎十八年来所有的积郁都要在顷刻间发泄出来一样。

我哭啊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只知道后来自己感觉到很累很累了。

待到哭完了，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偏激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局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了？继续留在这里吧，即使厂里不处理我，我自己也没有颜面和勇气再走进那个长长的车间；回家吧，出来时跟翔子借的钱怎么还？还有，我的住院费怎么还，全靠父母吗？这么多年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他们承受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再说，我的那笔住院费就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每当看到父亲的操劳、母亲的忧郁，我的肩上就像背负着一付沉重的十字架，怎么也卸不下来。

今天的这一切有违我的初衷，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可不管怎么样，谁都不能有辱我的人格与尊严！

此刻的我，真正地陷入了进退两难。

这时，我开始明白了，工厂不是学校，主管更不是老师，没有人会耐心地跟你讲道理的。

“怎么，吵赢了还不解气？”

不知什么时候，保安大叔走了进来，站在我的床前。此刻，他用手指敲了敲床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

看他那表情，我就猜出他已经知道了全部，只是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

快，这么一会儿工夫，连保安都知道了。

“好了，别哭了，赶紧去吃晚饭吧；记住，就当没事人一样走出去，明天也一样照常去上班。”他声音里带着长辈的关切与慈祥。

“这事算过去了吗？”看他如此说，我不禁疑惑地问。一方面我确实想知道结果，另一方面为了礼貌，我不能老沉默着，我必须得跟他说点儿什么。

“过没过去，这就难说！但不会让你走倒是真。因为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眼你的简历，知道你刚从学校里出来，可能还不习惯这种打工的生活；所以我跟老板打了声招呼，应该不会有大事的。”他说。

“谢谢您！”看着眼前的这位保安大叔，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无奈，但是对于这位老人的感激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很感激他能出面相助，但嘴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感谢他，只是在喉咙里咕嘟了几声，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大叔说完话，就走了。

可是，此刻的我，内心却是矛盾到了极点。一方面，为了那背负的十字架，我很希望保留这份工作；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无法忍受那种环境与生活。

如果说没有跟主管吵架，可能我忍耐的时间或许会长点儿；但现在，我和她之间，相当于撕破了脸皮，今后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我，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与她相处。

至于到底会怎么样，一切还得等明天去上了班，看了情况再说，实在不行，大不了走人！难道为了五斗米还折腰不成？一个大活人，总不至于被逼死！我想到这儿，反而坦然了。

父亲常常跟我讲，困难和逆境都只是暂时的，希望却是永恒的！遇到困难时，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所以，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压根儿就没有“绝望”二字。

至于那位保安大叔，我弄不明白他为何有如此大的能耐，居然可以影响到老板。

当晚吃饭时，我从老乡那儿了解到了，那位保安大叔是老板的舅舅，因为姓唐，大家就管他叫“糖鸡屎”。一开始觉得这个称呼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可久而久之，反倒亲切了；慢慢的时间久了，大家似乎都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以至于有些新来的员工，还以为他就叫这个名字呢。

第二天上班，从宿舍到车间，总共不到二百米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好



遥远好遥远，我的双腿如灌满铅般沉重。这一路上，我既不敢抬头也不敢回头，总感觉有许许多多双眼睛在看着我，甚至还感觉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拼命咬住嘴唇忍耐着，生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完这段路，没有勇气走进那个车间、走到那个属于我的位子。

这个时候，我不断提醒自己必须面对现实。

最终，我低垂着眼皮走进车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然后看了主管一眼；此刻，她正耷拉着脑袋，没有看我；我知道她看到我了，可她却装做没看到似的，但她的表情与气焰却收敛了很多。

这一天，相安无事过去了。

晚上下班后，一位老员工告诉我，主管昨天是因为跟男朋友闹翻了，情绪不好，看我是新来的，以为可以发泄一下，结果没想到，刚好碰上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两颗炮弹相撞，结果便如此了。

对于这次事件要怎么处理，厂里暂时没有通知。

从那以后，主管再没有说过我什么，也没有管过我，我成了自由民；每天我一边在担心中等待着处理结果，又一边小心谨慎地干着自己分内的活儿，以免再让她抓住把柄。

相安无事，一星期过去了。

这天上午，当大家都在忙碌时，主管突然被叫到办公室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并且径直走到我跟前跟我说，让我也去办公室一趟；从她那不再拉长的脸上，我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以来，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脚步也跟着轻快了。

当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时，看到只有厂长一个人在里面；于是，我便向他招呼着点点头，走了进去。

“老板回来了，是他找你，现在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呢。”厂长见了我，简单说完，就又忙他的去了。

我是第一次去老板的办公室，站在偌大的办公楼里，我不免有些心慌，神经也有些紧张，感觉有点儿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这老板办公室在哪呢？”我环视四周，心里嘀咕着。

终于在右边的过道正对面有一扇门，上面赫然写着：总经理办公室。

“这大概就是老板的办公室吧？”我暗想。

我走了过去，敲了敲门。

大概等了有几秒钟，里面传出个低沉浑厚的声音：

“请进来！”

我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在靠近门边的地方，我站住了。

我扫视了一下整个办公室，在正对门的地方有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前的大班椅里坐着位男子，年龄大概在三十左右。此刻，他正注视着我；同样，我也用最快的速度打量了一下他：头发浓密而略带卷曲，双目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部清晰的线条勾勒出一张很有个性的脸；尽管他坐着，但只需看头部和上身就知道这是个高大而魁伟的男子。

刹那间，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哪里？——梦里。这不就是我多次在梦中见到的那个人吗？

“哦，大白天的怎么就做梦了呢？”无意中，我不禁暗自提醒自己。

可任凭我怎么努力细看，眼前确实确实就是坐着这么个似曾相识的人，——我的老板。

看着梦中人一般的老板，顷刻间，我眼前的一切变得亦真亦幻，让我昏眩！

可理智很快就提醒了我，那是梦，——梦永远就只是个梦！眼下等待我的，还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

“您好！”我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便坚守沉默是金……

对于我的招呼，对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只是凝目注视着我。

“你就是李楠吧？”过了片刻，对方开口了。顷刻间，他那富有弹性的、浑厚的声音犹如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再度感觉到了昏眩！

“是。”说完，我继续沉默不语。

“请坐吧。”他又说，并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沙发椅上坐下。

“谢谢！”我略显慌乱地在他对面坐下，然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时，我才发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羞涩即刻爬上了我的眉梢；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热，忙低下了头。

他没有再说话了，仍只是看着我，沉默着。

此刻，由于身份的关系，我明白主导权掌握在他手上，于是我下定决心，决不主动开口说话。

我倔强地等待着他的下文。

所以，我依然沉默着。

许久，他说：

“你是害怕我，还是压根儿不打算跟我说话？”



我一惊！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态，也似乎看出了我此刻的心思。

我哑然。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此刻他正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赶紧又低下了头。

“你能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话吗？”他又发话了，那语气既像命令，又像是带有征询的意味。

于是我不得不抬起头来面对他，只见他两眼直视这我，目光炯炯，我赶紧避开他的目光。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恐怖？”他再问。

面对我的沉默，他似乎显得很有耐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突破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平静，否则没法交谈；要想突破，唯一的办法就是鼓足勇气，让自己开口说话。

“不是，只是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样。”我老实地回答道。

“哦？那你想像中的我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心情似乎更好了。

“具体是啥样子，我说不清，总之不应该是您这个样子。”

“是不是应该矮胖矮胖的，像个皮球？”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我不置可否，但却笑了。我感觉在他面前，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简直透明得像张纸，他一看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这一笑，气氛更轻松了，这情形让我半悬着的心完完全全地放下来了。

“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的目的吗？”他终于言归正传了。

“知道。”此时的我心知肚明。

“那你说说看？”

“应该是关于我跟主管吵架的事情吧？”我说。

“为什么一定得是这件事呢？”

“因为您作为一个老板，不会轻易找一个新来的普通员工谈话的。”

“你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猜得到的。”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把问题抛给我。

“我想，整个过程您都已经知道了吧？现在，评判权在您的手里。”我说。

“主管没跟我提，但是另外有两个人当天就打电话到香港，告诉了我这件事；当时我叫他们等我回来再处理。你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他